



今天狹路相逢

蔣巍

今天狭路相逢

蒋 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责任编辑：龚玉

今天狭路相逢

Jintian Xialuxiangf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2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8}$ 插页2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100

ISBN 7-02-000925-5/I·923 定价 3.75 元

目 录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	1
人生环行道	28
银河，有一颗星	68
东方之谜	88
幽幽的小阁楼	129
呵，温暖的黑土地	144
踏着闪电行动	166
大爆炸——历史性批判	194
中国“地龙热”——疯狂与愤怒	226
大洋的此岸和彼岸	247
今天狭路相逢	263
文坛“游击”录	
——代后记	314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

我们中国的历史，已经来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社会生产力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将得到真正的前所未有的解放。

——采访手记

这里有如一片动荡的海，翻卷着流言的泡沫，沉浮着雄心、野心和闲心。到处是窥视，探听，窃窃私语的猜测，心急火燎的等待……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很紧，他们知道，有人在制造雷电！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逼近。阴沉沉的天空布满灼热的云。没有一丝儿风。空气仿佛都凝结了。大自然和人们的心灵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可都不太耐烦了。他们急切而又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爆发，等待着那猛烈的一击把云层撕碎，点燃……

突然之间电光闪耀！

哈尔滨林业机械厂的广阔厂区被整个儿震撼了！

谁走钢丝

真是一反常态！

要在以往，会议开始前的这段时间，场内准会热闹得象个

大集市。吆朋喝友的，打趣逗眼儿的，扔糖送瓜籽儿的；咬耳根子讲话也得拔高了嗓门儿。可今天，会场却异乎寻常地静寂和严肃。全厂党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的上千双眼睛瞪得溜圆，紧张地注视着空荡荡的主席台，好似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俱乐部门外，乱糟糟的吵闹声象狂嚣的冰雹一阵阵向场内扑来。

“杨天放凭什么砸我们的饭碗？”

“不给分配工作，杨天放就甭想进会场！”

“不许吵！”“不许冲击会场！”厂部保卫人员也在怒冲冲地吼叫。

没人不在乎。吵闹声一阵高过一阵。而场内冰冻似地沉寂，一张张面孔凝结着各不相同的表情，兴奋的，愁苦的，惊愕的，愤怒的，还有在袅袅青烟中藏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快意的。

这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上午八时四十分。

邵奇惠立在窗前凝然不动。这是厂部大楼二楼资料室的窗口，从这里可以观察到俱乐部门前发生的一切。邵奇惠身材颇长，额头宽阔而饱满，淡淡的眉峰下有一双目光锐利的眼睛。他上身穿着白色短袖夏衫，一尘不染，下身是笔挺的青灰色长裤，看起来温文尔雅，很象个风度翩翩的书生。此刻因为动了气，眉宇间显出一道深深的竖纹，嘴巴则抿成刀片般锋利的一字形。

“坚决堵住！”他握着话筒轻声慢语地说，口气中却有着一种不容违抗的力量，“不许放一个闹事青年进入会场！八点五十五分准时打开后门……”

放下话筒，邵奇惠缓缓坐到身后的木椅上，在窗台上铺开一张稿纸。该准备一下大会发言的提纲了。他眯缝着眼睛，久久注视着俱乐部门前蜂拥着、吵嚷着的人群。是的，对于他，

对于整个哈尔滨林机厂，这次大会将是一次充满风险的远航的起点。汹涌的恶浪，鳞岬的礁石，沉重的冰排……

历史被阻碍得太久了。摸索了十七年，动乱了十年，徘徊了两年，它早已不耐烦了。一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闸门，时代所企盼的改革便如同奔腾澎湃的大河，席卷了我们广大的国土。洪流所及，“大锅”砸了，“铁饭碗”裂了，一些人、一些企业猝不及防，手足失措，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对于哈尔滨林业机械厂——这个林业部所属的最大厂家来说，一九八二年的地平线上真是风雨飘摇，前景黯淡。亏损一百零二万元的生产计划，挨到六月份才完成三分之一……半年来发工资靠贷款，工人拿不到一分钱生产奖金……没到午休和下班时间，几百人就潮水般涌出厂门……职工住房挤得象沙丁鱼罐头……近八百名待业青年无法安置，象放羊似地赶进各个车间，和国营工人一起悠闲地吃着“大锅饭”，群众称之为“吃爹队”……林业部林机公司三令五申要解决“混岗”问题，班子里有人就是顶着不办，甚至扬言“青年闹事怎么办”……五月，在党委书记李春贺的主持下，好不容易做出“限期解决”的决议，并决定将二百余名暂时无法安置的青年集中起来学文化，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补助费（内有五元福利费）。应当说，这是很体谅待业青年的应急措施了……然而，领导班子即将调整的风声在外，拍手称快者有之，大失所望者有之，心怀不满者有之，躺倒不干者有之……六月初，一批青年突然不约而同(?)地冲进厂部大楼，拥进林业部前副部长、驻林机厂工作组组长杨天放的办公室，大吵大闹。一时厂内乌云翻滚，人心大乱……事态愈演愈烈。今天一早，青年们气势汹汹地堵住俱乐部大门，企图阻止杨副部长进入会场。谁都明白，这是给部工作组和新班子“戴眼罩”哩！

这个会开得成么？杨副部长能进到会场里么？厂里是这样一副烂摊子，究竟谁来当头头，走这个钢丝呢？大家眼巴巴地望着主席台，真是忧心忡忡。有意思的是，此刻在洒满阳光的资料室里，邵奇惠却神态安详，从容地在那里写着他的发言提纲。窗台上那株纤秀的台湾竹竟也来凑趣，不时地把摇曳不定的倩影投在他面前那张薄薄的稿纸上。

九时正！杨天放在邵奇惠等人的陪同下，在大会主席台上岸然入座。全场掠过一阵惊喜的低语。

杨副部长身材魁伟，虽年过花甲，两鬓飞霜，却精神矍铄，一举一动都显出历经沧桑的老将风度。他微笑着，习惯地把麦克风推到一边。

“同志们！”洪钟似的一声，震得大礼堂嗡嗡直响。

“……现在宣布有关决定：白永富同志任中共哈尔滨林机厂委员会副书记（代理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邵奇惠同志任党委副书记、厂长兼总工程师；蒋文波、王成义、杨国卿三位同志任副厂长……”

全场愕然。瞬间的静场。继而掌声大作！

是的，事先人们对可能出现在林机厂地平线上的新班子作了很多大胆的预测。然而，在刚刚宣布的事实面前，他们发觉自己竟成了小脚婆娘。好呵，好！现代化的科学头脑指挥现代化的建设尽管千呼万唤，姗姗来迟，但毕竟开始主掌权力的舵轮了。掌声的波涛怎么能不立时席卷整个大厅呢！

白永富，这位一九六二年作为调干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新任代理书记，上任前不过是厂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他个子矮矮的，戴一副近视镜，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儿，讲话办事因极有条理而总是那样从容安详。在他宣读了新班子十项工作守则之后，邵奇惠在话筒前坐下了。

上千人屏息静气地注视着。谁不熟悉在厂里当了近二十年“特殊”工人的邵奇惠呢？说话慢声细气，举止斯斯文文，总是轻轻地来去，绝不肯打扰和惊动别人，总是若有所思，不苟言笑，总是那样谦恭、和气……

他略略低下头，瞟了一眼手中的提纲，接着，他清清嗓子，开始讲起来。声音里好象有什么深沉的、灼热的东西熔在里面。

“坦率地说，我们这个新班子的成员，最近经历了一个沉重的思想斗争过程。我们固然感谢党所给予的信任，但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和多如牛毛的问题，我们感到缺少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但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参加党的当初，就知道要面对困难，面对斗争，而在这些困难和斗争的后面，有无限光明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景！……现在党在召唤我们，事业需要我们，我们怎么能犹豫不前呢？我们要挺身而出！哪怕把这一把骨头搭上也要拼命干！

“有人问我的治厂方针是什么？只有一个字：严！我是在林机厂成长起来的，林机厂党组织和群众待我不薄，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这一点。但是，党要求我铁面无私。今后，诸位亲朋好友，谁想到我这儿开后门儿，请免开尊口（笑声）。大家不要骂我当了官不认人（笑声）。如果实在不能不骂，就骂几句出出气，不要拿工作撒气就行（笑声）……”

“作为厂长，大家要我表表态，下半年要抓哪几件事情。我说主要三件：

“第一，发动全厂团结奋战，到年底扭亏为盈，把职工全年应得的奖金发下去（掌声热烈）；

“第二，盖起两幢住宅楼，明年春节让大家搬进去（掌声热烈，全场活跃）；

“第三，千方百计安排好待业青年，为大家解除后顾之忧（掌声雷动）！”

振兴事业首先要振奋人心。当人们捧献出一把把滚烫的汗珠子，却象流进干涸的沙漠一样，见不到一点儿绿荫和果实，谈何振奋？没有收获谁也不会去耕耘。这三件大事，都是全厂职工牵心动肺的问题呀！邵奇惠上台伊始，一语中的！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激荡着信任与热情、燃烧着决心与希望的疾风暴雨，从大厅里冲决而出，直向厂区每个角落扑去！

邵奇惠也站起来鼓掌，深邃的眼睛微微眯缝着，似乎不愿意让身边的同志发现自己激动的泪光。是啊，这是他四十八年生涯中少有的关键时刻之一。从此又要做一支响箭，在时代的弯弓上来一次劲射么？当然！而且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彤云迸裂，一道耀眼的阳光飞流而下！林机厂厚厚的冻土层苏醒了……人们兴奋地说，这次大会是哈尔滨林机厂“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最激动人心的大会”！

但是，距离年底毕竟只有六个月时间了。在激动之后，人们回到那满地是油污、尘土、烟蒂和破手套的车间，仿佛一下从半空中掉了下来，还坐了一屁股土！许多人担心：“邵奇惠真是玩命走钢丝啦！”也有人撇嘴冷笑：“邵奇惠口出狂言，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

连第二天来厂视察的林业部新任部长杨钟也为邵奇惠捏了一把汗。“小邵啊，你真有把握吗？”“部长，我要是完不成这三项目标，就自动滚蛋！”“好，有气魄！有什么难处，不要瞒着我们呀。”

难处可是太多了。目下待业青年聚众闹事就是头一大难

题。能不能平息下去，关系到新班子能不能站稳脚跟，三千职工的军心能不能稳定呵！

下午，各车间主任，一部分党员干部和一些闹事青年的家长被请到会议室。邵奇惠微笑着，彬彬有礼地倒水，沏茶。白永富也笑容可掬地同大家打着招呼。

会议开始了，邵奇惠的脸色沉了下来：“你们各位坐得好稳当啊！你们还象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吗？青年闹事，你们为什么坐着不动？……怨厂里不给分配工作，你们说，哪里还有可分配的工作？每人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还要闹，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我问你们，这笔钱从哪儿出？”

与会者一个个被问得哑口无言。

“从今天起，我们这个班子要尽责，要千方百计尽快解决大家的困难，你们也要尽责！要说服教育，不合理的要求要硬着头皮顶住！十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这点小乱子就屁滚尿流了？……谁要是不想管不想干就打报告！我马上签字！”

邵奇惠声色俱厉，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冷风嗖嗖的嘴巴。嘿！这哪里是那个谦恭和气，象个大姑娘似的工人邵奇惠？分明是个凛凛然的钟馗！……不到两小时，全厂野火似地风传开了：别看邵奇惠平时文质彬彬，象软棉花捏的，其实他是棉里藏针、敢下狠茬子的主儿啊！

也真灵。会一散，这班人马立刻成了高效能的“消防队”，干部是连说服带吓唬，老子是连劝带训，连拉带拽。第三天，厂里就风平浪静了。

傍晚。邵奇惠抱臂而立，站在厂长办公室打开的窗前。太阳正缓缓向西天滑落，而且愈来愈大，愈来愈红。五十四万平方米的广阔厂区浴在绛紫的晚照中，仿佛在梦乡中酣眠。只有远近隐约传来的时断时续的机器声，说明生产还在慢吞吞

地进行。车间外面的小树上扯着东一条西一道的绳子，上面飘荡着被单、衬裤、袜子、工作服、小孩的尿布……好象轮船上挂的万国彩旗。三五成群的小青年叼着雪茄，聚在车间门口嘻嘻哈哈地打闹……

起风了。窗扇急于挣脱窗框上的挂钩，抖颤着嘎嘎作响。邵奇惠伫立不动，目光是那样深沉、冷静和明澈。别以为他的三项诺言是新官上任，心血来潮，哗众取宠。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对全厂产、供、销、人、财、物的现状做过怎样周密的分析，对增收节支的每一分、每一厘，对每个头脑、每颗心灵所能发出的光和热做过怎样精确的计算，包括现实性和可能性，现速度和加速度，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无疑，这将是他的生命的航程中一次艰苦卓绝的搏战！他清晰地感觉到背上的纤绳是那么沉重……但是，前方是党，是祖国，是时代殷切的召唤，还有林机厂三千职工期待的目光。他弓下身了！纤绳绷紧了！一声呼号，和战友们奋力向前挣动了！无论怎样的艰难险阻都别想把他从生活的激流中赶出去。他领教得太多了。

他的“大学”

“你不完成大学的学业，就休想再进这个家门！”父亲拍案怒喝，刷子似的浓眉剧烈地抖动着。

眼里噙着委屈的泪水，十八岁的奇惠紧抿着嘴巴，起身走出家门。难忘的一九五二年呵，六月的杭州是美丽的，而夜晚更其美丽。清泉似的月光从天宇倾泻而下，映照着浙江大学这座有名的教授楼。门前花木婆娑，泛出幽幽的清香。旁边就是贝时璋教授的家，他书房里的灯光和爸爸的一样，总是彻

夜长明……

小巷的青石板路上，行将高中毕业的奇惠缓缓走着，沉重的步履托着沉重的心。是的，处于时代大变革中的每一代青年都会风靡于一种美妙的理想。他和千千万万个同龄人一样，瞩望远东大地上腾空而起的朝阳、红旗、礼花，谛听着从发黄的书页中传来的保尔纵马挥刀、呼啸驰骋的呐喊，禁不住心醉神迷了。邵奇惠渴望化为一团火焰、一面旗帜、一支号角，去燃烧，去招展，去进击！作为杭州第二中学学生会主席、团市委委员、市人民代表，全市两名留苏预备生之一，邵奇惠早就立志做一个象爸爸那样受人敬重的学者。然而毕业前夕，组织上忽然通知他，为配合全国的思想改造运动，希望他留在杭二中担任团委书记和政治辅导员。

青春的航线陡然急转！一个教授的儿子，一个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就这样以高中文凭结束自己的学业么？他真痛苦，痛苦得在校园里一走就是半夜。但是，他不仅是教授的儿子，更是新中国的儿子！当母亲召唤时，一个热血青年怎么会踟蹰不前呢？

这个选择对于早年留学于日本帝国大学，数十载奔波于白云林海之间，现为中国著名林学家、浙江大学林学系主任的父亲邵均，当然是很难理解的。书香门第，素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美誉，怎么能容许孩子不去读大学呢！

不理解就不理解吧。总有一天会理解的。会的。邵奇惠的脚步骤然加快。他被一种渴望献身的激情控制了。他觉得血在周身奔涌，心灵发出巨响，犹如大时代的回声。杭州的月夜拥抱着他；他拥抱着整个世界。

青年团的工作，永远是党的事业中一阙欢乐、高昂、节奏紧迫的交响乐。邵奇惠则象一个闪光的音符，在奔流着的时

光五线谱上，发出和谐而优美的音响。入党，升任杭州团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自学中文、英文，掌握了高级速记，学会了开摩托，打枪，摄影。苏加诺、伏罗希洛夫等国宾来访，全城数十万人夹道欢迎。潇洒俊逸、年仅二十几岁的邵奇惠，胸前翻飞着“副总指挥”的红绸布条，开着摩托，风驰电掣地疾驶在万众瞩目的长街上……

他忘我地向生活倾注着光和热；生活向他迸出火红的色彩。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他有如脱弦的响箭，朝命运的远方飞去……

岂知，命运——这政治舞台上的玩偶——正站在远方对他冷笑。

一九五七年，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机关右派集团的后台”！“大搞非组织活动的黑手”！批判会上排炮齐发，震耳欲聋。邵奇惠目瞪口呆！他还是太年轻，太耿直。他象发怒的雄狮一样跳起来，针锋相对地回击，申辩……好哇，正盼你跳起来哩！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换上灰色囚服，剃了光头，以“反党分子”的罪名被判刑三年；名字成了“556号”……一连串的霹雳猝然把他击倒在囚室潮冷的板铺上！他禁不住放声大哭了，象孩子似的大哭了。是的，在党的面前，他难道不永远是个孩子么？假如能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此时的邵奇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来，让日月星辰，让蓝天大地，让所有的人看看这颗心流淌着怎样赤诚的鲜血！

分辩，申诉……一切都没有用。那时候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尚方宝剑，法律不过是剑柄上垂挂着的金黄色的丝绦。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极少流泪，大概入狱之初他把一生的泪几乎流尽了……但他毕竟是从十六岁就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年

轻的革命者。从小对理工科的偏爱，又使他从数学里领受了钢铁般的思维逻辑，从物理、化学中悟得了火焰般的守恒的生命力。高墙铁网，哨楼枪刺，严酷的现实使悲哀渐渐冷却。他沉思默想了两个星期。他性格中那股倔强的火焰，在灼干泪水之后，开始炽烈地燃烧了！

是啊，历史，唯有历史才是至高无上的法官，他想。有蒙垢的一天就有洗雪的一天，我必须等待。我虽然不再是组织里的共产党员，但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将继续按共产党人的标准锻铸自己的灵魂。一切从零开始吧。当初不是听从组织的安排，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么？那么就在监狱中自己读大学的课程吧。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会的，会的！

他甚至兴奋起来。当即写信给已调任黑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的父亲，吃穿用什么都不要，只要一套工科大学机械系的全部教材和越多越好的参考书。

当生命在奋发之中，所有的锁链都松解了。在紧张劳累的狱中工厂里，在囚室昏暗的灯光下，在牢舍后面气味难闻的小池塘边，邵奇惠发狂似地劳作、苦读……春夏秋冬，他忘却了；白昼黑夜，他不顾了。一页页哗哗翻过的教科书，就是他的日历；一面口袋书，成了他睡觉的枕头。他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数次开方，分解，充电，化合；他把身上的每根神经，都探入知识的大海，渴饮，饥餐，咀嚼，反刍。管教们惊异地默默注视着他；犯人们嘲笑他，甚至撕掉他的练习簿去揩屁股……一切屈辱他都容忍了，因为知识的海洋有多宽多深，他的胸怀就有多宽多深。他的心灵原本就是赤红和纯净的。在牢狱之中，在形形色色的囚犯中间，就更显得晶莹夺目。有两位管教人员吴宗洪（后为杭州阀门厂党委书记）、黄历历（后为

温州市进出口公司干部),竟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在邵奇惠出狱之后,这两位同志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不约而同地给邵奇惠写了信。“在狱中,我们虽然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很正直、很勇敢的青年!”“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我们之间虽然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颗忠诚革命事业的心。我是很钦佩你的,我相信你一定会给国家做出贡献的……”

真正的共产党人心心相通。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这两位管教人员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竟成了挚友!

一九五九年九月,地球的旋转出乎意料地把邵奇惠从大墙后面甩了出来。十年大庆,对部分刑事犯和反革命犯实行特赦。监狱存心要放邵奇惠,虽然他这个“反党分子”不在特赦范围之内,有关领导还是大笔一挥,把一张标明为“反革命分子”的特赦释放证发给了他。

面容清癯、目光深沉的邵奇惠跨出监狱的铁门,走向残阳如血的大地。纵目远眺,他好象生来第一次觉得天地是如此辽阔广大。举世闻名的钱塘江大潮势若奔雷,正从远方的海口排天而来。一股奋发之情在他胸中忽然升起……一年零七个月的囚徒生活里,他自学了工科大学机械系头三年的全部课程,掌握了被誉为“超八级”的车工技艺……此刻,他兴奋地觉得,经过炼狱之火的陶冶,他的信仰不是动摇了,而是更为坚定了;他的意志不是削弱了,而是更为刚强了;他的生活勇气和开拓能力不是消退了,而是成十倍地增长了!

一九六二年风雪飘飘的初冬,邵奇惠默默地跨进哈尔滨林机厂的大门,当了一名车工。作为特赦的“反革命分子”,档案由保卫部门掌握,派出所常常在半夜把他从床上叫起,人们警惕的目光追随着他的一切行动……但是,他对这一切早已

是习以为常了。他既然把自己的生命视为脱弦之箭，那就绝不能停止疾飞！

业余时间，他悄悄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夜大学去旁听。老师给正式学员留选题作业，他却把书上的习题全做了一遍。夜大学的杨克勤老师被这个勤奋的旁听生感动了，破例批准他参加期中考试并转为正式学员。五年之后，邵奇惠激动地拿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证书。

大动乱的年代。人们辩论，抄家，武斗，夺权。冷清的车间倒成了邵奇惠苦钻学问、叮叮咣咣搞革新的“世外桃源”。外面的大批判会声浪滔天，他的机床却不停地唱着一支孤独的歌。造反派们野心勃勃也雄心勃勃，要造载重12吨的运材汽车，别的零部件都已就绪，唯独转向器的“轴心”——转向蜗杆，象魔棍一样横在人们面前。拿来外国的样品，如同一根扭得乱七八糟的麻花，谁都猜不透它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二劳改”邵奇惠默默站出来。

一台靠模仿型专用设备设计出来了！第一批和外国家伙一模一样的转向蜗杆银光闪闪地问世了！大汽车轰鸣着出厂了！

人们欢欣鼓舞。又是庆功，又是报捷，邵奇惠的名字照例被遗忘了。

他双眉深锁，嘴唇紧闭，孤零零坐在车间角落里。他在怨别人没给自己应得的荣誉么？不——造出来的是模仿外国的东西，他还想制造出一种性能更为优良的中国式转向蜗杆！

妻子韩雅琴忧郁地望着丈夫。这位端庄贤淑的女人当初曾置单位领导的警告于不顾，豁出不长工资，从化验室下放当工人，满怀深情并且义无反顾地和邵奇惠走到一起。她劝丈夫别再“引火烧身”。